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

十九

周濂溪集

拾玖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十二



附錄

祠記

韶州先生祠記

謝譔

曲江周史君下車之明年以濂溪先生在熙
寧間嘗弭節其州念斯文宗師所過者化不
可忘也建祠學之左廡以明道伊川配而夏
落成消吉奉安俾請高年因行鄉飲酒禮士

皆欣悅相與勸勉又明年是爲乾道壬辰走
書于江右謂譔嘗請黜秦兼山郭氏亦營道
同術者爰命之記夫道在天下常自如也初
無加損也而行乎世乃不能不有廢興者繫
其人之爲係也史君之舉所係大矣將俾學
者于斯堂也趨而瞻之伏而拜之辭而祝之
而馨香薦之而三思之五常五典之辨之心
而身身而家而天下之達之效其何爲而本

之又致其何爲而成之若差有諸宿儒之間
從容而質之事何事也非道安係也抑聞復
王之廟時修以徐姓三人繼刺衢州而黃龍
山謂起慧爲清河無盡爲後清河今濂溪之
祠必俟史君乃能發揮則義有出於一門夫
豈偶然耶史君世家高密唐右朝奉郎嘗爲
丞太府召舜元字世美其政順理而時中所
至民愛之不然胡爲乎濂溪五月朔臨江謝
諤謹記

韶州先生祠記

朱熹

秦漢以來士不知學言天者遺人而天無用
語人者不及天而人無本專下學者其不知上
達而滯於形器其上達者其務下學而溺於
空虛優於治己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
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夫如是
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

趨人挾其私智以馳騫於一世者不至於老
死則不止而終亦莫悟其非也 宋與九疑
之下春陵之墟有濂溪先生者作然後天理
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
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
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
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
者知誠心端身之可以舉而措之天下其所
以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
者脈絡分明而規摹宏遠矣是以人欲自是
而不得肆異端自是而不得騁蓋自孟氏既
沒而歷選諸儒授受之次以論其興復開創
汛掃平一之功信未有高焉者也先生熙寧
中爲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而治於韶洗冤
澤物其志足以行矣而以病去乾道庚寅知
州事周侯舜元仰止遺烈慨然永懷始作祠

堂於州學講堂之東序而以河南二程先生
配焉後十有二年教授廖君德明至視故祠
頗已摧剝而香火之奉亦惰弗供乃謀增廣
而作新之明年即其故處爲屋三楹像設儼
然列坐有序月旦望率諸生拜謁歲春秋釋
奠之明日則以三獻之禮禮焉而猶以爲未
也則又取先生之書以授諸生曰孰讀精思
而力行之則其登而進此堂也不異乎親炙
之矣又明年以書來告曰韶故名郡士多愿
慤少浮華可與進夫善者蓋有張文獻余襄
公之遺風焉前賢旣遠而未有先生君子之
教以啓迪於其後雖有名世大賢來官其地
亦未聞有能摳衣請業而得其學之傳者此
周侯之所爲惓惓焉者而德明所以奉承於
後而不敢怠也今旣訖事而德明亦將終更
以去矣夫子幸而序之一言庶幾乎有以卒

成周侯之志是則德明之願而諸生之幸也
廖君嘗以其學講于某者因不復辭而輒為
論著先生鳴明道學之功以視韶人使因是
而知所以用力之方又記其作興本末如此
使來者有考焉年月日記

廣東憲司先生祠記

張栻

淳熙二年冬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詹曷君
儀之以書抵栻曰儀之幸得備使事念無以

稱上德意始至披攷故籍觀寧中濂溪先生
實嘗為此官今壁之題各具有儀之雖不敏
敢不知所師慕且念宜有像設以詔後世庶
幾來者感動焉廼度地于治所曲江郡城之
內唐相張公故祠之東為屋三楹以奉祀事
且崇其門垣大書揭之嚴其高鏘以時啓閉
十有一月告成願請記栻讀其書喟然歎曰
詹君下車首為是舉可謂知所先務矣其意

豈不遠哉則不敢辭而為之書按廳壁記所
書是先生以熙寧四年正月九日試官下是年
八月朔旦移知南康軍在官僅踰半載耳攷
其行事其見於先生之墓誌者曰廣東轉運
判官改提點刑獄不憚瘴毒雖荒崖絕島人
迹所不至皆緩視徐按以洗冤澤物為已任
未及盡其所為而已告病求守南康以歸而
著作郎黃真庭堅作濂溪詞亦稱先生為使

者進退官事得罪者人自以為不究以是二
者觀之亦可以想見當時施設之大既矣雖
然凡先生之所施設皆其學之所推非苟然
也誠嘗攷先生之學淵源精粹實自得於心
而其妙乃在大極一圖窮二氣之所根極萬
化之所行而明主靜之為本以見聖人之所
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當修為者由秦漢以
來蓋未有臻於斯也故其所養內充闡然而

曰章雖不得大施於時而涖官所至如春風和氣隨時發見被飾萬物百世之下聞其風猶將咨嗟興起之不暇然則即其所嘗臨之地而繪像立祠以昭示來世豈非有志於名教者所宜汲汲者乎使後之人睹先生粹然之容而攷法其行事因先生詳刑之心而究極其淵源則長祠之建其為益固有不可勝言者矣抑嘗聞先生之論刑曰刑者民之司命情慄微暖其變乎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夫中正者仁之所存明達者知之所行而果斷者又勇之所施也以是詳刑本末具矣詹君之立祠為詳刑者設也故弒復以此繫于終焉詹君嚴陵人嘗為御史臺主簿云云有二月丁酉記

廣東憲臺先生祠記

鄒補之

淳熙十六年夏四月新天子以宗丞公安陸

政成出制書俾廉問廣南東路刑獄既下車
周覽都廳壁記熙寧中濂溪周先生嘗是
職摩挲太息曰惟予不敏幸以使事繼先生
於百二十年之後僅遺迹有紀也則固不足
法歟又三日以公詣告祠廟之在祀典者之
學謁先聖殿頌廊廡間有先生祠而曲江丞
相祠側又祠焉豐碑鼎峙比肩當世名公聞人
所為濃墨深刻亦既知所嚮慕矣頌今臺治
實先生弭節之所出則以號今生殺十有四
州之民命入則存誠百德以壽十歲之道統
凡一堂一室一階一闕皆先生所經行處迺
獨無以自表任是責者將誰設哉咨爾祭史
毋靳費咨爾匠史毋諱勞其即臺治西偏故
會稽樓下大堂三間端正面執染飾櫺栊
甍之罅漏者補紘之屋礎之漫漶患不鮮潔
者加堊之又為龕座其側以嚴像設以時

俎豆雜植竹木後前相爲蔽蔽旣畢工議榜
其所爲宜公曰莫宜於濂溪之堂更命其屬
鄒補之記其槩補之自惟末學謏聞望道而
未之見焉足以發明先生之精微而懼辱公
命雖然竊竊攷先生設施之緒貌不可得而出
獨傳其書今之所謂通書者大都五六千言
首之以太極以立天地混沌之根播於五行
四時之運蘊於性命道德之奧達於禮樂刑
政之用元元本本始終條理合於孔子之一
貫曾子之忠恕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仁義有
秦漢而下諸儒見識之所不到而先生乃於
舂陵之墟濂溪之濱獨得其蘊奧是濂溪者
先生之洙泗也其後傳其學者爲二程伯仲
波之所及益遠噫先生之學之書豈無用之
虛談哉其達於禮樂刑政之用皆其設施也
情其身不得立於朝廷之上握化樞運鈞軸

與天下相安於太極和氣盎盎中洗冤澤物
之功獨見於刑辟之末先生嘗身爲南安司士
掾以獄事爭上官不爲屈其爲提點刑獄不
以目指氣使殺人于死決矣若先生殆可敬
而仰者耶故嘗謂揭高陽之里不若濂溪之
名爲道學之粹榜鄭公之鄉不若濂溪之堂
知鄉道之方名白公之渠彼功利之微曾何
足書寶貴甘棠之勞惟濂溪之名與之不沒先
生之名氏可知之茲故弗著宗丞公姓陸氏
名世良字君晉麻陽人官公爲朝奉大夫所
至以勸學崇化爲政之本於先生每知所宗
仰云

廣東憲司重創祠記

蔡抗

昔先師朱文公作濂溪周夫子祠堂記曰高
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不離乎日用之間幽
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曠而不離乎仁義禮

智剛柔善惡之際大哉言乎所以闡夫子精
微之旨揭萬世義理之準也蓋夫子之學體
用一源顯微無間上下與天地同流此豈淺
近者所能窺規而其見之行事則謹刑一節尤
為深切著明夫明刑以弼五教制刑以教祇
德自古聖人輕重毫髮必致其謹 是固陽
舒陰慘之柔義剛以輔教化之不及而好生
之心流行不息同胞同體視之如傷于以全
人性之天則於無極太極之本體亦豈有間
哉夫立辨分寧未決之獄爭南安非辜之囚
所至務以洗冤澤物為己任至於詳刑廣東
則仁流益遠矣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聖
人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此夫子之秋
肅夫子之春生也深溪萬仞民死於石為之
滅硯而著令黃茅漲空民死於瘴為之緩轡
而徐行鄉人候吏惟恐奔走馬蹄旗脚之或

後而黠者惡少則凜凜然如快刀健斧之將
加仁之充廣形著如是夫淳熙間繡使陸公
世良因民之德公也祠于丹荔堂之側有年
矣近憲楊君大異改祠于湘江書院今周侯
弭節是邦思甘棠之遺首訪舊祠史以廢告
侯怛然曰湘江之祠學者之通敬也而所主
者教司存之祠官守之常敬也而所主者刑
刑教雖一而祠有不同夫豈可廢哉亟命泐

掃蒼宇而謁至焉又慮規模湫隘不足以揭
虔妥靈遂闢地於官治之西偏以庶幾羹墻
之思且貽書俾抗記之抗學於朱子者也酌
泉知脉元公於抗有罔極之恩誼弗敢辭竊
謂元公之祠遍天下而司存一祠侯獨以為
不可廢者何哉廣南十四州生民之命所繫
也為部使者且而瞻是祠退闕未決之獄必
思夫子之以剛得中以動而明敢不敬文而

瞻是祠退決非辜之囚必思夫子之中正明
達燭及微曖敢不敬朔望瞻是祠退而心行
乎一路之間必思夫子不憚出入之勤雖荒
崖絕島而念慮不可不到也敢不敬祠在是
則敬在是敬在是則十四州之民命在是也
祠可不復其舊歟此侯之心也嗚呼侯之心
非特善一家之學將以開羣心有體有用有
微有顯之學也非特爲曲江之地將以爲天
下立心立命之地也前乎百八十年之既往
侯既有以續元公之道後乎千百世之方來
必又有以續侯之心相與引之於無窮仁不
可勝用矣侯名梅叟元公族孫也學行爲世
推重近歲以御史經筵召不至改外臺所學
所志未易量云

南康軍先生祠記

張祜

淳熙五年秋詔新安朱侯熹起家爲南康守

越明年三月至官慨然思所以仰稱明天子
德音者首以興教善俗為務乃立濂溪周先
生祠于學宮以河南二程先生配貽書其友
人張栻曰濂溪先生嘗領是邦祠像之立視
他州尤不可以緩子盍為我記其意栻既不
克辭則以平日與侯共講者述之以復焉自
秦漢以來言治者汨於五伯功利之習求道者
淪於異端空虛之說而於先王發政施仁之

術聖人大理人倫之教莫克推尋而講明之
故言治者若無預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於
事孔孟之書僅傳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生
民不克睹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惟先生崛
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旨於殘編斷簡之中
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
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為至靈而性之為至
善萬理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

見先王之所以爲治者皆非私智之所出孔
孟之意于以復明至于二程先生則又推而
極之凡聖人之所以教人與學者之所以用
工本末始終精析該備於是五伯功利之習
無以亂其正異端空虛之說無以申其詭求
道者有其序而言治者有所本其有功於前
聖而流澤於後世顧不大矣哉春秋奉嘗徧
於學校禮則宜之而况此邦嘗見爲先生所領
之地祠家久焉未設誠缺典也今朱侯下車
未遑他議而首及此此可謂得爲政之本矣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朱侯之所以望於
來者豈不在於斯乎雖然賦又有說焉蓋自
近歲以來先生之書徧天下士知尊敬講習
者寔多而其間未免或失其旨妄意高遠不
由其序游譚相夸不踐其實反以病夫真若
是者適爲吾道之罪人耳夫惟淳篤懇切近

思躬獲不忽於卑下而審察乎細微是則為
不負先生之訓其於孔孟之門墻庶幾乎可
以循求而進也此又豈非朱侯所望於來者
之意乎六月戊子朔

附晦庵守南康白委教授立濂溪祠堂牒

云云濂溪先生虞部周公心傳道統為世先

覺按其墓碣熙寧中曾知本軍未委軍學
曾與不曾建立祠貌牒教授楊迪功詢究

遂立祠于學
南軒為之記

南康軍二先生祠記

謝方叔

道之大原出於天而且具於人心其大無外其
小無內蓋混然一太極也自伏羲繼天立極
因河圖以畫八卦天地定位而乾坤列山澤
通氣而艮兌列雷風相溥而震巽列水火不
相射而坎離列自震而乾為數往自巽而坤
為知來八倍為十六十六倍為三十二三十

二倍爲六十四天地鬼神之奧萬事萬物之
理森然畢備此伏羲先天之易所以爲萬古
斯文之鼻祖也神農氏之取益噬嗑者以是
黃帝堯舜之取乾坤至夫者以是夏連山商
歸藏亦以是雖其作用不同其實同一太極
也降及中古文王繫卦周公繫爻易於是乎
有辭孔子生於周末晚作十翼先天後天互
相發明其紀載於詩書其發揮於禮樂其筆
削於春秋大本大原曾不外此去聖浸遠世之
諸儒或汨於訓詁詞章之末或溺於權謀功
利之習甚至薄蝕於虛無寂滅之教其斲喪
天理滋甚更千百年至我國朝天啓斯道始
有濂溪周先生獨傳千載不傳之祕上祖先
天之易著太極一圖所謂太極云者蓋本於
易有太極而陰陽五行人物由此而生即太
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謂也

自太極分陰陽陰陽分五行五行分四時皆指太極之在造化者自無極二五之妙合而推萬物之化生自人物之並生而別人心之最靈自五性之感動而明聖人之立極此皆指太極之在品彙者自其在造化者言之則即天地可以推太極動靜之妙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自其在品彙者言之惟聖人會太極動靜之全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終始不窮流行今古此所謂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六爻之中五上為天三四為人初二為地統而言之三極同一太極析而言之三極各一太極故周子於圖說之終斷之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此周子作圖之本意也至於易通之書則又與此圖相為表裏伊洛道喪傳者多失其真中興以來復有考亭朱先生下接聖賢相傳之道統

著書立言私淑後學其本義啟蒙諸書皆所
以闡揚乎太極之理言造化之樞紐所以明
陰陽五行一太極言品彙之根柢所以明男
女萬物一太極其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
周子無極而太極之意非駕空懸虛之說也
又曰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則周子太極本
無極之意非疊牀架屋之說也太極得朱子
表章而益明可謂有大造於萬世學者矣熙

寧四年辛亥周元公先生自廣東提刑改知
南康軍於是年十二月上印綬淳熙六年己
亥朱文公先生來守南康軍至八年三月解
紱東歸二先生相去二百有九年道化浸漬
之深義理講貫之熟故南康之爲俗務本而
近義貴德而尚齒冠昏喪祭之禮至今髮髯
古意二先生之德之名崔乎廬山不足爲高
浩乎蠡湖不足爲深也初文公至郡首建濂

溪祠于郡庠之西後太守莆田陳宓仍建祠
始並祀二先生然舊制狹樸下窄歷年久梁
桷板檻腐黑撓剝芾治無以揭宥妥靈溥祐
元年冬倪侯以王命牧是邦首以詩書教化
爲務每謂世教不立由師道之不明越明年
秋乃增闢舊址前挹重湖後枕五穹巘鳩屏
庀材撤而新之爲祠堂三間視昔尤偉祠之
前建兩廡又爲屋三間其上爲閣扁曰極高
明其下爲堂扁曰道中庸其左右各創一齋
經始於仲秋竣事於季冬集其事者建昌主
簿南宮靖一置主祠一負兩齋諸生各有長
乃請于朝援范文正公仲淹知慶州例乞賜
廟額以詔無窮祠宇告成竊記於方叔竊惟
侯所以扁閣及堂之意其幸惠邦之人士者
可謂厚矣聖人之道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
言道之極於大而無外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此言道之入於小而無間極高明者所以盡道體之大道出中庸者所以盡道體之細中庸費隱之道盡與陰陽動靜之理相為貫通學者不可外此以論太極也然入德之要又當自存養省察始存養於未發之先省察於將發之際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太極之體用全矣周子之言曰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朱子釋之曰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至於位天地育萬物皆自居敬充之士之登斯閣升斯堂也當思吾之立於兩間者何事所以希聖希賢者何先二先生所以教人爲己之實者何道相與恪持此敬庶無負於侯所以望吾黨之意侯名灼字俊儒繇上庠收世科在朝爲尚書郎其政清平寬靜能得邦人之心云

徽州婺源縣學三先生祠記 朱熹

淳熙八年春且二月婺源大夫周侯始作周程
三先生祠堂於其縣之學而使人以書來謂
熹曰子故吾邑之人也蓋嘗有聞於先生之
學而既祠之南康矣且濂溪故宅豫章宜春
之祠又吾子之所記也其亦爲我言之熹惟
三先生之道則高矣美矣然此婺源者非其
鄉也非其寓也非其所嘗遊宦之邦也且國
之祀典未有秩焉而祀之於禮何依而於義
何所當乎則具以告且謝不敢後數月周侯
又與邑之處士李君縉及其學官弟子數十
人皆以書臬曰惟濂溪夫子之學性諸天誠
諸已而合乎前聖授受之統又得河南二程
先生以傳之而其流遂及於天下非有爵賞
之勸刑辟之威而天下學士靡然鄉之十數
年來雖非其鄉非其寓非其遊宦之國又非

有秩祀之文而所在學官事為祠室以致其
尊奉之意蓋非敢以是問乎命祀也亦曰肖
其道德之容使學者日夕瞻望而興起焉耳
且吾邑之人所以得聞三先生之言者子之
先君子與有力焉今祠亦既成矣子安得而
不為之言乎抑先生之學其始終本末之趣
願吾子之悉陳之庶乎其有發也喜發書悒
然曰明府之教諸君之言其命喜以記者喜
不敢復辭矣乃先生之學則喜之愚懼不足
以言之也雖然諸君獨不觀諸濂溪之圖與
其書乎雖其間古淵深未易究測然其大指
則不過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
之理而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始於家而
達之天下其具則復古禮變今樂政以養民
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之志顏子之
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而亦豈有所外

乎諸君日用之間哉顧獨未之察耳今幸以
賢大夫之力既得以日見先生之貌象而瞻
仰之則曷若遂讀其書求其指以反諸身而
力行之乎已而遂書其事與其辭如此以為
記以為學者由是而用力焉則庶幾乎三先
生之心不墜于地而於吾先子之志賢大夫
之意亦可以無負矣諸君其亦勉之哉祠在
講堂北壁下濂溪先生南鄉坐明道先生伊
川先生東西鄉以侑焉周侯名師清玉山人
好學有文而嘗仕於朝矣其為此邦寬以撫
民禮以待士而所以教誨之者又如此非今
之為吏者所能及也秋分癸丑縣人朱熹記

靜江府學三先生祠記

張栻

淳熙二年靜江守臣張栻即學宮明倫堂之
旁立三先生祠濂溪周先生在東序明道程
先生伊川程先生在西序繪像既嚴以六月

壬子率官寮與學之士俯伏而告成退則進而論之曰師道之不可不立也又矣良才美質何世無之而後世之人才所以不古如者以夫師道之不立故也凡所謂士者孰不曰以孔孟爲宗然而莫知所以自進於孔孟之門墻則亦沒世窮年俵俵然如旅人而已幸而有先覺者出得其傳於千載之下私淑諸人使學者知夫儒學之真求之有道進之有

序以免於異端之歸去孔孟之世雖遠而與親炙之者固亦無以相異獨非幸哉是則由秦漢以來師道之立宜莫盛於今也而近世學者誠知信慕者蓋鮮間有號爲推尊則又或竊虛聲以自高而不克踐其實顧反以爲病是則師道雖在天下而學者亦莫知其立也桂之爲州僻處嶺外山拔而水清士之秀茂者夫豈乏之人惟見聞之未廣而勉厲之無

從故拭之區區首以立師道為急繼自今瞻
三先生之在此祠也其各起敬起慕求其書
而讀之味其言考其行講論繅繹心存而身
履循之以進於孔孟之門墻將見人才之作
興與濼江為無窮矣此拭之所望也且獨不
見濼溪先生之言乎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
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嗟乎拭之所望又豈
特於此邦之士云哉敢記而刻諸石後十日

承務郎直祕閣權發遣靜江軍府主管學事
廣南西路兵馬都鈐轄兼主管本路經略安
撫司公事賜紫金魚袋張拭記

南劔州尤溪縣傳心閣銘 張拭

乾道九年知南劔州尤溪縣事石敦旣新其
縣之學復建閣于學之東北命工人繪濼溪
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之象寘于閣之上而
列經史諸書于旁新安朱熹名其閣曰傳心

而數又以書請銘于廣漢張氏試竊惟自孟子沒聖學失傳歷世又遠其間儒者非不知尊敬孔孟而講習六經至放其所得則不越於詁訓文義之間而止矣於所謂聖人之心所以本諸天地而措諸天下與來世者蓋鮮克涉其藩而况睹其大全者哉惟周先生出乎千載之後而有得於太極之妙今其圖與書具有道學有傳實在乎此二程先生始嘗

受學于周先生而其自得之深充養之至精粹純密更益光大聖明之大全至若是發明無遺憾矣夫以孔孟之心至二先生而後傳則三先生所為傳心之懿在學者可不深求而力體之乎然則建閣而設家將使聞風者猶有所興起而况於登其閣而拜其象者乎所以表示學者之意於是其遠且大矣是宜銘其詞曰

惟民之生厥有彝性情動物遷以隨厥命
惟聖有作純乎天心修道立教以覺來今
孰謂道遠始卒且陳俾爾由學而聖可成
鄒魯云邈異端曰滋白首章句俵俵何之
惟子周子崛起千載獨探其原以識其大
立象盡意闡幽明微聖學有傳不曰在茲
惟二程子實踐其微既自得之又光大之
有渾其全則無不總有折其精則無不中曰
體曰用者察不遺曰隱曰顯莫問其幾於皇
聖心如日有融於赫心傳傳來者所宗有屹
斯閣尤溪之濱翼翼翼翼三丁繪事孔明儼然
其秋溫然其春揭名傳心詔示後人咨爾
後人來拜于前起敬起慕永思其傳于味
其言于攷其為體于爾躬以會其歸爾之
體矣循其至而體之至矣道豈異而傳心
之名千古不渝咨爾後人無替厥初

